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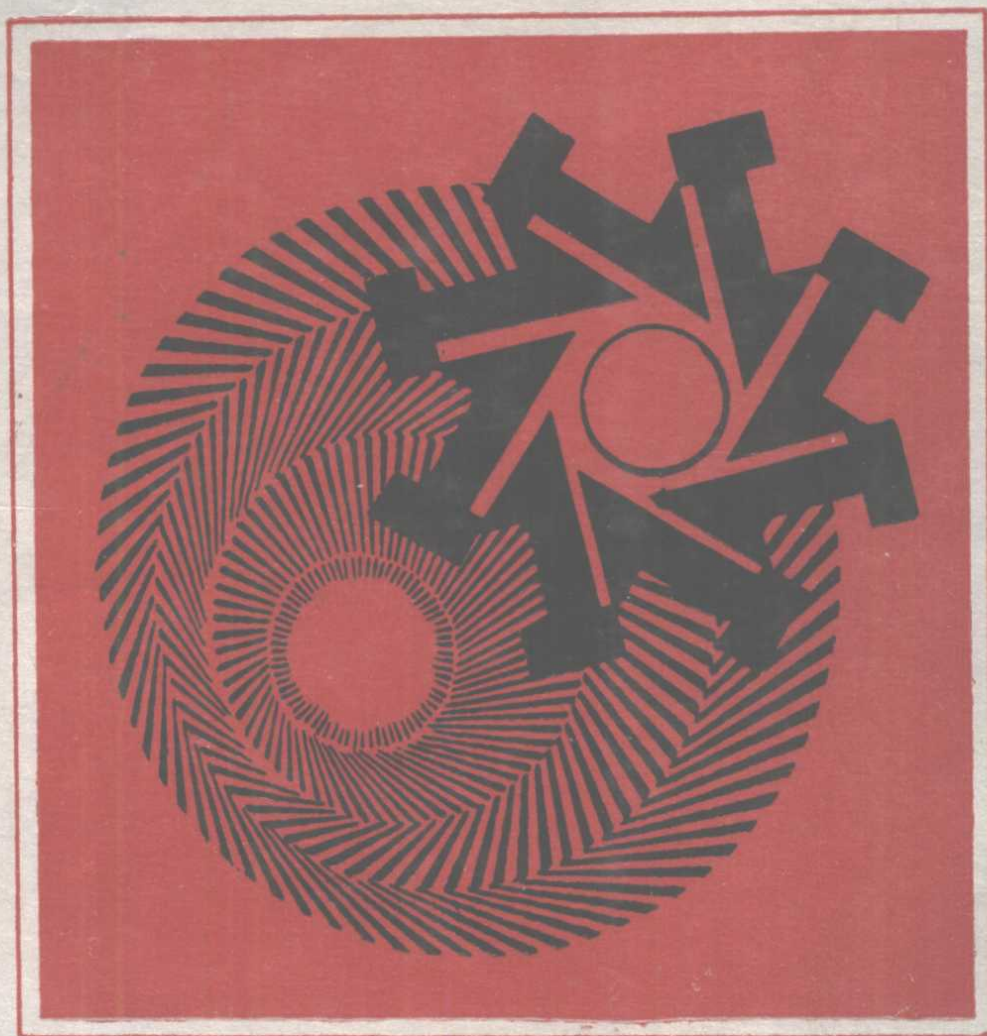
徐崇温 主编

〔美〕罗伯特·戈尔曼 编

赵培杰 李菱 邓玉庄等 译

“新马克思主义” 传记辞典

YANJIUCONGSHU



重庆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新马克思主义”传记 辞典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Robert A. G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Neo-Marxism

London 1985

根据英国曼塞尔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郭明忠 张小红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刘黎东

〔美〕罗伯特·戈尔曼编 赵培杰等译

“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5 插页4 字数676千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

ISBN 7-5366-1339-2/D·51

(内部发行)定价: 11.25 元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 to 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

F154/32-26

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者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从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

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中 译 本 序 言

由美国田纳西大学高尔曼编纂的这部《“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是由遍及六个大陆的 70 来位外国学者化了近三年时间撰写出来的，就内容来说，它涵蓄了 27 个国家的 200 多位人物。它对于我国读者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所具有的参考价值，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这部辞典的马克思主义观又是和我们截然不同的。这种歧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与一元问题

这部辞典的编者高尔曼在《导论：马克思主义概览》的头尾，一再重申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即他编这部辞典的指导思想：

“当代马克思主义就像是一块五彩板”；

“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涌现出的每一个新的代表人物，从不同程度上说，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而都是倡导进行批判性探索和人类解放的世界性运动的自愿参加者。”

高尔曼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持多元论的观点。这一点还在其先前提出的关于

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中得到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从而是一个支撑着异质的追随者的不连续的运动。”^①

所谓一元、多元，原是指把世界归结为一种还是多种本原的哲学学说：凡是把世界归结为一种（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本原的，便是一元论；反之，凡是把世界归结为多种各自独立而又性质不同的本原的，则是多元论。后来，人们把关于世界本原问题上的—元论与多元论的提法，移用到其它学科的研究中去。例如，对于马克思主义持多元论的观点，就是“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不同变体，都有存在的合理性，都有权以马克思主义自命，因此不存在‘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判断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准绳。”^②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这样的“多元论”观点是不足为怪的，一是因为它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二是因为那里的统治阶级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用经济、法律、政治等等杠杆来调节各种意识形态在思想市场上的竞争的，它需要有这种“多元论”的装饰。

反之，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对马克思主义持多元论观点，却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容许的，因为要是以此为指导思想，是必然会造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思想混乱局面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都会遇到，都要加以妥善处理。例如，在15年以前，就有一位南斯拉夫学者在一本题为《现代哲学》的书中，在谈到“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状况和发展前景”时，就曾尖锐地提出过这样的

① 高尔曼：《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激进主义的意义》，1982年伦敦版，第9页。

② 《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2页。

问题：

“鉴于对马克思主义存在极其多种多样的、有时是截然相反的解释，这就出现两个极其重大的问题：第一，是否可以把所有现有的解释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强调指出：

“不能把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一些理论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提出与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的立场；而另一些人则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以折衷主义的手法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概念结合起来，或者干脆伪造马克思主义。”^①

十分明显，不加分析和区别，不分正误与真伪，把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多元论”地看成都是马克思主义，那是极其不可取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既然我们党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于国外的学者、理论家、活动家搞的这种结合，却不表示欢迎，而要反对持多元论观点，反对把它们说成都是马克思主义呢？

这种说法显然把两种不同性质的“结合”给混淆起来了：一种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它所导致的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统一与切合各国不同的具体情况的具体化发展；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某个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结合”，这是一种哲学世界观与另一种哲学世界观的折衷混合，它所导致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真理多元化。例如，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把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就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

^① B·彼特洛维奇：《现代哲学》，南斯拉夫劳动出版社1975年版，译文载《哲学译丛》1987年第3期。

种人道主义，而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则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所以，显然不能把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各不相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解释，统统看成是马克思普遍真理和各国不同具体情况的结合，而必须对此进行分析，看它到底是搞的哪一种结合。

那么，又到底根据什么标准来评判国外的种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性质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单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够的，最终还要取决于实践的裁决。

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一项事业中取得胜利，就一定要把它的普遍真理同那里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却不能倒过来，把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的，统统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否则就是在搞“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了。所以，判断一种理论在性质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得看它是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它所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

我们对国外种种马克思主义解释作出这样的分析判断，是不是在搞“唯我独革”、“唯我独马”的“妄加评断”？

否。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国外种种马克思主义解释时所必定要遵循的标准和程序。

其实，不仅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是这么作的，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持多元论的西方社会里，每一个思想一贯的学者在分析判断种种马克思主义解释时也都是这么作的，不过被他们奉为判断标准的，是他们所理解和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罢了。例如，被列入这部辞典的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就都是把和自己不同的种种马克思主义解释——而且同样是被列入这部辞典中的、同样是被称作“新马

克思主义者”的解释，当作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东西来加以批驳的，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任何人把这种作法指责为“唯我独革”、“唯我独马”的“妄加评断”，为什么我们要那样妄自菲薄地抛弃自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对国外种种马克思主义解释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的责任呢？！

当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提倡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因为“双百”方针是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发展正确的意见和克服错误的意见的方针，它不仅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与一元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是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这部辞典的编者高尔曼在1982年发表的题为《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激进主义的意义》的专著，在1985—1986年又发表《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和这部《“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从这个历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高尔曼对于所谓“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有其深思熟虑的想法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新马克思主义”？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高尔曼在这部辞典的《序言》中说，他在《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中考察的是马克思主义队伍中被称为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家，而在《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中考察的是非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部辞典的《导论》结尾，他又说“‘新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模棱两可的遗产中诞生的，而且是由实践的迫切需要养育而成的。当现时代的环境和条件证明旧的理论已不再是完美无缺的时候，实践的迫切需要就产生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在它包

括从机会主义到唯心主义、经验主义、实验主义和纯粹的批判等一系列的理论”。

从高尔曼的这些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从唯物主义和非唯物主义的分界线来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是把“新马克思主义”定义为非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

应当指出,高尔曼的这个“新马克思主义”定义,在理论上就是错误的。这是因为,要是我们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可以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从创立马克思主义之时起,是始终不渝地把自己的观点称作是唯物主义的:

早在1845年发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马克思就提出以“新唯物主义”^①去同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相对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之间对立的角度去评论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观点,并阐明了他自己观点的独特特征,论证了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②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地揭示了他的方法的基础是唯物主义。他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已说明了他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③

在1868年3月6日致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辩证方法和黑格尔方法的原则区别时,公开申明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98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页。

唯心主义者。”^①

在1868年12月1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又强调说:“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唯物主义。”^②

十分明显,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基础是唯物主义,而不是非唯物主义、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无疑地需要发展,需要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只能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考察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中实现的,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去实现的。要是在发展过程中,连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基础都抛掉了,由唯物主义变成非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了,那就显然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怎么还能叫作什么“新马克思主义”呢?!所以,高尔曼的“新马克思主义”定义,从理论上讲就是错误的。而在实际的处置上,则包含有更多的问题。

高尔曼在这部辞典的《导论》的结论部分,曾列举了作为“任何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条件”的四条“马克思主义不可替代的核心”,一曰“坚持辩证法观点”;二曰“把资本主义评价为一种异化的剥削制度;三曰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工人在工作场所受到公正的待遇,与此同时获得发达工业文化的全部利益”;四曰“是从马克思发源的”。

姑且不说高尔曼把唯物主义基础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不可替代的核心之外的作法,使他所列举的这些条件成为极其残缺不全和不充分的;即使单从这几项条件来衡量,这部辞典所为之立传的200多人中,也有许多是不能被称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因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26页。

② 同①,第213页。

他们不仅这样那样地不具备这些条件,而且压根儿就没有“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里仅举数例以资说明:

列维-斯特劳斯、克里丝特娃等人,虽然在其成长过程中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一定影响,但他们是法国结构主义哲学的代表;

德立达、福科等人,虽然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谈论过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是法国消解哲学、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代表,而并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如此,福科还提出自己的后结构主义权力观来向马克思主义挑战;

伊林·费切尔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却并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属于西方马克思学的范畴;

费耶阿本德是科学哲学领域历史主义流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柯热夫、伊波里特,是法国的黑格尔研究者,虽然他们对尔后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具有影响,但他们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而像格鲁克斯曼那样的“新哲学家”,则不仅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反而在“五月风暴”失败以后,成为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的狂热鼓吹者;

除此之外,这部辞典所列入的有些新左派行动主义者,在思想理论上也同马克思主义很少有什么关联。

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了高尔曼所定义的“新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际处置上更是矛盾百出、不合逻辑、不符合事实的。而这正是由他对马克思主义持多元论观点所必然导致的:既然根据这种观点,什么理论都有权以马克思主义自命,没有真假之分,也没有什么判断准绳,那么,高尔曼把一些只是谈论过马克思主义、而在思想上并没有跟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人也一起拉来罗列成“新马克思主义”的五光十色的队伍,也就不值得惊

讶了。

三、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多种解释的原因

这里姑且撇开和马克思主义无关的人和事不论，为什么对同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会出现多种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解释呢？它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高尔曼在这部辞典的《序言》和《导论》中再三地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罪于马克思，归罪于马克思的理论：

“马克思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导致他的追随者（从恩格斯开始）构想他们各自的哲学答案去补充马克思的批判”；

马克思采纳了“潜在地相互矛盾的种种理论前提”，“因而，读者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特定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与它们（他们）在马克思那里的来源连接起来”；

“任何思维敏锐的激进的学者和活动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为先验论、经验论、实验论、反思的批判以及革命的积极行动主义找到有关根据。”

前引马克思关于自己哲学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基础的一贯论述，已经清楚地说明了高尔曼把对马克思主义种种非唯物主义解释归罪于马克思的“模棱两可”、“相互矛盾的种种理论前提”的说法和作法，是毫无根据的。

即使把这一点暂且不论，高尔曼这种到学说本身中去寻找对学说不同解释的原因的作法，也是极其肤浅的。

马克思毫不含糊地把自己的哲学世界观说成是唯物主义的，那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中，却一直有人要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非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解释归结到马克思身上，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找“根据”呢？

这完全不是因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模棱两可、相互矛盾，而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

思主义者,例如,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就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趋向便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它们不再站在自己独立的基地上、而是“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上,作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来进行斗争。例如,这部辞典所列入的伯恩斯坦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而出现的。

当然,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非唯物主义解释,都具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性质。

例如这部辞典所列入的卢卡奇,葛兰西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左派,他们之所以会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非唯物主义的解释,就出于和伯恩斯坦相反的另一原因。

事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里,卢卡奇、葛兰西这些革命左派认为,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严重污染了的气氛下,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主要敌人,并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唯物主义,他们认为唯物主义(他们把经济决定论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哲学唯物主义完全等同起来)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实证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歪曲,于是,他们就企图用唯心主义去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在他们看来,“唯心主义的文艺复兴”能够作为反对第二国际的渐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补药而发挥作用。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尽管这些革命左派的主观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非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解释,却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的。所以,把它们归因于马克思的“模棱两可”、“相互矛盾”,同样是毫无根据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作出不同的解释,还有其它许多实际原因。列